

保衛
新中國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寒风 著

东 线

DONG XIAN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(第四辑:保卫新中国)

东 线

寒 风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线/寒风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5(2版)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保卫新中国/黎白主编)

ISBN 7-80171-306-0

I. 东…

II. 寒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157 号

东 线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375 字数 333 千字
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306-0/I·224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地图展开：蓝色的北汉江；弯弯曲曲的像条鲜亮的丝带，从高山里迤逦南下，经过淮阳郡城，经过白岩山东麓，在桦川南向西拐去，直奔汉城。在它的东岸，盘结着浓密的发黑的大白山脉主峰金刚山，群峰耸峙，屹立在朝鲜半岛东部，形成一个隆起的脊背。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，宛如灰色的细线，穿行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的山区里。在这里就看到那吸引人们全部精力，牵连人类心弦的东西——战线。战线像狼牙锯齿，切断山脉、河流、公路，斜斜地劈进“三八线”北面来。在构成这战线的无数个高地上，被参谋部人员几次的涂改着，表明这上面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。战线就是这样进进退退地向北推进着。

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，朝鲜战场东线的形势。

团长尚志英和政治委员翟子毅俯身在地图上，专心地注视着。从云层泻出来的阳光，穿过密密层层枝叶，射进帐篷里，衬出尚志英坚实的额头，紧皱着的眉头，把头埋在厚大的手掌里，盯住整个夏季来敌我反复争夺的一些高地上面：项岭、古隍岭、杜峰里、黑云吐岭、古方山里、伤心岭……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几分钟，然后他动手测量从“三八线”到现在的战线，再测量从现在战线到元山的距离，计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线向北推进的里程。测量完毕，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几下，向着政治委员安静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说：

“看来我们要在这一线迎接他们了……”

在尚志英指的地方，出现了白石山、文登里、加七峰连绵不断

的山脉。那条灰线一样的公路就在这里，从麟蹄、杨口，向北爬进来，穿过鱼隐山和智慧山的衔接部，又远远地伸向末辉里、淮阳、元山。表示敌人进展的蓝色箭头，正指向这条路上。

政治委员搔搔鬓角，移动了一下姿势，表示同意团长的估计，一方面事实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另一方面是争取在这里阻住敌人。显然，他并没有静静地坐在这里，而是时刻想着这紧迫眉睫的严重形势。美国企图保持紧张的国际局势，它好单独和日本签订和约，重新把日本武装起来；利用这种紧张的局势，迫使它的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，扩充军备，武装仆从国，实行侵略世界的计划。朝鲜停战，会松弛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备战。范弗里特大喊大叫：“要战争，不要和平。”利用谈判的机会，敌人集中了精锐兵力，大量的战斗器材，向东线展开猛烈的进攻。他们叫喊着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想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条件，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里来。可是话是这样说，如果敌人突进来，那就不单是为了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他们会把我们丢开，将战争推向鸭绿江边，这是决定的关键。他带着嘲讽的微笑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很明显，这关系着和平谈判，关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。现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们，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。”他抽出一支烟，燃着，用力丢掉火柴说：“这就是那决定的问题：是和平，还是战争！”

尚志英摊开双手，作了一个一切都了然的姿势，耸耸肩膀，推开地图，他们俩同时立起，走出帐篷。这时才看出他两个的身段，都是魁伟高大，尚志英是身子粗壮，胸膛宽阔，黑红的脸，眼里充满了刚强和自信，好像他浑身都包裹着力量，这力量只要一触就会爆发。政治委员翟子毅则表现得谦虚、镇静，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十分把握时才有的那种表情。明亮的眼，显示着爽朗快活的性格，以及对事物的明察和远见。他们在帐篷外面站定。

野营无穷无尽地展开，沿着山脚、溪谷、森林，帐篷一个接连着

一个地延伸着。到处堆放着背包、粮食袋、弹药箱、电线捆子、车辆、马匹，树上拴着帆布吊槽。牲口大声地嚼着草料，交相啃着，抽打着尾巴。森林里更显得暗了，刚才的阳光只闪了一下，现在乌云又压在森林的上空，天阴沉得可怕。

尚志英又忆起刚一过鸭绿江时的情景……

……漆黑的夜，风呼啸着，大块的乌云紧压在人们头顶，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。火车喘着气停下，人们从那长匣子似的车厢里走出来，什么也分辨不清，看不见远近的山岗，看不见村庄和田地。从那触鼻的焦灼味、铁锈味、机油味，以及碰着脚的铁轨，辨别出这是一个炸毁了的车站。只觉得黑暗中充满了人，脚步的嘈杂声响成一片。有人幻想着做饭吃，有人想着会找房子住下，有人被插乱了队喊叫，有人在骂，喧闹的什么也听不见。忽然火车叫了一声，喷着白色的蒸汽，车轮子渐渐地动了，地颤抖着，列车开出站向北去了，把这些人丢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离开了祖国，到了朝鲜的土地上了。这庞大的嘈杂的人声，一下子静下来，同时心情也沉重了。没有怨言，也没有急躁的吵叫。立刻听到同时十几处喊口令、站队、报数、枪上肩和整齐的脚步声。部队开拔了。

尚志英浑身都是紧张地和政治委员并排立着，长久地望着祖国的江岸，等待整理好队伍好出发。政治委员低声地、亲切地叫着他：“伙计，江虽不宽，要想再过去……”他没有再往下说：要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要取得持久的和平。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的，谈何容易呀！他们紧紧地挨着，谁也不想再说什么。尚志英明白政治委员的心情，因而他自己也激动起来，这一刻他感到多么亲切。朋友的情谊，同志的友爱，生死相关、相依为命，很明白，因为眼前就是残酷的战争……

尚志英站起来，倔强地挺起身子，向一个年轻的参谋说：“出发……”

命令从团长的嘴里发出，首先是他周围的人动起来，尔后像传染一样，波及了整个森林。野营被牵动了。

尚志英驱开了一群飞到眼前的螟蛉。一个又高又大的饲养员，牵来一匹黑色的大马，那马前裆很宽，撑直两腿，昂着头看着团长。尚志英阔步走近它，抓住缰绳摇了摇鞍桥。

从鸭绿江边开始，又走了三百公里的朝鲜土地，目睹这被战争摧毁的国土，艰苦奋斗的朝鲜人民，尚志英心里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冲动。在他坚强的胸中，凝结成一种力量：那就是对于人民、对于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，和对于敌人对于战争的极度憎恨。使他每前进一步，这憎恨就加深一分。此际远离祖国，越深入朝鲜国土，越接近敌人，这仇恨越咬啮他的心灵。经受这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告人的。他抓住马鞍，一纵身跃上马背，用脚一磕，跑出森林去，蹄声在溪谷里激起一阵急躁的回声。



黄昏，人、马、炮队、卡车的洪流，顺着公路滚滚南下。

尚志英第一次欣赏这不平凡的景致，公路和两侧的草径上，都挤满了步兵和牲口，公路上一边是马车，一边是卡车和重炮队、坦克。这些人，和人驾御的这些机器，都拼命地往前走。马着急地大声吼叫。路面是不平的，车子颠簸着，有时被挤住，互相争吵。前面一座被炸毁半边的水泥桥，卡车冲上去把马吓惊了，翻了驮子，一个战士抓住缰绳，上去就在马背上打了一拳，马停下来，几个人上去帮助架上驮子。卡车吼着从那仅存的一半桥板上开过去。车

后边拥挤着人和牲口。这压紧了的人群到前面又像被弹簧弹开。真像一股汹涌的水，忽然被一个狭口挤住，越聚越多，越挤越紧，通过狭口之后，一下子散开，用更大的速度流向前去，好像什么也挡不住了。

卡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喇叭鸣叫，山谷里起着回音。天黑，车灯打开，银光闪烁，探寻着黑暗的崎岖的山路，生怕滚进万丈深沟里去。车上满载炮弹、子弹、枪枝、炸药、工具、粮食袋、木材；载着医药、担架、手术器械、临时医院的行军床；载着文件、命令、作战计划、电台、步行机、收音机、电线……牵引车后面拖着重炮，掩护炮队的高射炮，炮手们坐在射击位置上，在聊天、吸烟、打盹，跟着炮摇摆着。尚志英的高射重机关枪就在马车上装着，车上还有战士们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布袋里装着炊事员们的切菜刀、擀面杖、勺子、盛菜的瓷盆……这行列拖拉几十里长，浩浩荡荡的大军，随着公路的屈曲弯转，起伏不平，就像游在大海的浪头上的一条长龙，看来叫人惊心动魄。

一个带着十足稚气的声音说：“今天在哪儿宿营啊？到了目的地又是一片破砖烂瓦，你看着吧！”

另一个粗声的战士说：“房子吗？你跟美国人要去吧！在这里抱怨干什么？”

“美国人走过这一条路吗？”

“他们怎么到了鸭绿江边的呢，难道他们把腿扛在肩膀上滚了去的？当然他们走过。不多不少，来回一般远，就是回来时候比去的时候快一些，来了一个向后转跑步走。”那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。尚志英听出是他的饲养员，黑大汉马德明。

这时有一个战士走来，想看看骑马的人是谁，逐渐地接近来，偷看了一眼，马上跑开了，小声地向人们说：“我当是谁？是团长。”

那带稚气的战士走来，显然他胆子很大，从他冒冒失失的样子看去，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装着大人的样子，用质问的口气说：

“团长，有些地方都没有村子了，地图上怎么还不改呢？”

尚志英觉得很有意思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战士坚持着说：“出发时通知的宿营地是村子，实际上是森林。”

尚志英笑了：“谁说没有房子了？美国人说：他们把北朝鲜的交通线炸断了，没有一粮、一弹、一个人能送到前线。他指的就是我们。”

“他们放没影儿的屁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房子没有了，人还在。几年之后会有更好的房子。”

“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尚志英放松了马缰，坐正身子说：“什么消息？后方在打听我们的消息，我们倒打听别处的消息。有好消息，很快就听到炮响了。”他此时才看清那战士是个小鬼，背着五个电线拐子，一部电话机，走路很吃力，两条腿不大直，一前一后地动着。他想，也许是骑在马上缘故，看到地上的人都很矮。但声音是可以听得出的，这战士的声音才开始改变，他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刘文敬。”刘文敬跑了几步，为了不掉队，依然跟在团长旁边。

尚志英说：“叫我的牲口帮帮你的忙吧！”他弯下腰去，要接小鬼的电线拐子。

刘文敬机警地跑脱了。

有两个连长走到尚志英这里问情况。连长们是想得到一些消息，情况是否紧急，里程、宿营地？好计划休息时间，打算给战士们弄一顿热饭吃，可否派炊事员带行军锅在前面走？这几天吃的都是冷饭、凉水、炒面，简直没有做饭的时间。白天不敢生火，怕冒烟，暴露目标挨轰炸。

战士们是想看一看指挥员的情绪，听个只言半语，使心里开朗一些。

尚志英想找见他的弟弟尚志林，现时任二连连长。走过两个

单位之后，他才想起，今天一营是前卫，恐怕走出很远了。他不去找了，汇入这汹涌的人流，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思想情绪捉住了他。个人有个人的愿望，有个人美满的前途，有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，这一切是多么复杂！现在人们把个人的一切，寄托在自己祖国的命运上，寄托在对和平事业的斗争上，所以又那么单纯。连尚志英自己也是一样，当战士和干部们问他消息时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成为举世注目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再平常也没有了，一个普通的人，做着应做的事，在战争里也想到死和危险，想到一些极琐碎的事，吃、住，想到自己的兄弟，战争来到之前想见一见亲近的人……

尚志英才结婚不久，他的妻子王淑琴是一个护士，年轻、漂亮、能干，她那样的爱着尚志英。曾抚着他胸上的一块伤疤，轻声地说：“这块……多危险哪！”

尚志英又回想起他的战争生活：

部队像波浪似地展开进攻，炮弹和机枪响着，从敌人方面发出，射击到我军的行列里。他正向前跑着，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把他狠狠地撞了一下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，躺在那潮湿的麦地里。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，醒来看见新麦的绿玻璃针似的叶子，挑着一个个小露水珠儿，在他眼前摆动。他痛苦着，手里抓着一把土，伤口流着血。是不是刚才死过去了呢？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着？还能想起些什么呢？于是他记忆里出现一个梨园，大地完全浸沉在暮色里，只有梨树梢上还留着太阳光，太阳把那几片残存的叶子照成了紫色的、黄色的半透明的薄片，似乎看到上面还挂着一个透明的黄色的大梨子，多甜、多香，那样脆，又多水……已经熟透了，怎么没有人摘呢？以前被大叶子挡住看不见，现在叶子落了，它显出来了……地上已经弥漫着乳白色的烟气，一切都迷糊了。尔后又看见一排向日葵，每个都充满了瓜子，外面一圈金黄色的花瓣，低着头看他像是在问：“看，想吃吗？”他口干的一点不想吃，只想水喝，

于是不再想向日葵了。顺着田间的小路走：一条草径，生着野菊、车前草、蒺藜……弯弯曲曲的通到村边。村子里有女人、孩子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，有水喝吗？……从没有今天看到的这一切这么可爱、亲热。他想挣扎起来，结果又倒下了。……

从那以后，伤疤就像紫色的烙印，刻在他的胸前，每一看到这疤就联想起当时的一切。

王淑琴的脸由于幸福而红润了，把嘴贴到尚志英耳边，像报告什么秘密和重大事情似地说：“我真是喜欢你。”在她的眼里，尚志英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真正的男人。

习惯了艰苦斗争的生活，养成了尚志英严峻的性格，现在却容易激动了。看见什么都觉得可爱。有时他带着玩笑说：“思想不容易一下子扭转过来，有时觉着还像过去，行军、打仗，一天走多少路，每天换一个新地方宿营，好像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，没想到这样快的要进行和平建设呀！你想，苏联帮助我们……”他给她讲着抗日战争时的故事，她静静地听着，后悔这一段时间没有和他共同度过。尚志英说：“日本人扫荡我们，山顶上，山沟里都是日本兵，他们搜山，我们在山半腰的树林里隐蔽着，躲在一个岩窟里面，拾了些枯枝，生着小堆野火。正是冬天，上面飘着雪花。有一天绝了粮了。夜里偷偷摸下沟，割回一块死马肉，在火上烧着吃，开始吃着很香，后来就臭了，顺嘴流口水，吃完了，我们带上枪和手榴弹，开始布置，夜里就冲进村子里去，消灭一股敌人。那时我们就想：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样快会胜利。”

王淑琴说：“再不要有战争了！”她偎在尚志英宽大的胸脯里，听到他心跳得多厉害呀！她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尚志英抚着她的肩膀说：“不怕，要是战争不可避免的话，怕也没用。”

朝鲜战争爆发了，尚志英写了请求书，要求去抗美援朝。“我非去不可”。虽然王淑琴一点也没阻拦他，但他知道她是难过的。

“你看我这伤，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，已经完全好了。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要再遇到战争！一看见孩子们的小脸，胖胖的小手……”这时他已有一个五个月的孩子了。在出发的那天晚上，孩子睡了，王淑琴整理着东西。说真的，东西早就整理好了，但她还是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，拿起针线，钉一下快要掉的扣子；尔后又拿出两双袜子，三张手帕，总之，她不知怎么做好，带了不少多余的东西。

尚志英说：“你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“我不累，多带些，到了那里一定困难。”

尚志英说：“我是想和你多坐一会儿。”

王淑琴坐到他身边来。尚志英的眼老是系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，他感到幸福，他有了家，不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了，他要想着她们，她们要想着他。虽然就要离开，可是这种幸福的气息强烈地熏染他，刺着他强硬的心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了的。

王淑琴垂下眼皮，低声地说：“我真担心……”她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身子已经有些发颤了。谁能预言这一切呢？她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他们什么时候团聚？可是她想从丈夫的嘴里听到两句安慰的话。美国人夺去了她的幸福，夺去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。她追忆着他们的生活，怎么能想象离开他是如何的难过，她想把这些话说出来，又怕使他心里烦乱。当 he 去打仗的时候，听到这些话也可能是安慰，可是她怕变成了为她担心，等他回来以后她会说的，现在却不能。

王淑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，无目的地说：“你要刮一刮胡子吗？”

“刮！”尚志英摸摸自己的下巴，是该刮了。可是刮胡子并不是因为胡子长了，他看出她心里的难过，他要表现得从容，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好解除她心里的顾虑。最难的是自己心里难过，但在妻子跟前却要装出愉快。他去洗脸，往下巴上抹肥皂。一会儿刀片刮

胡子的声音嘹嘹地响起来。她高兴了，她有一个多好的丈夫，又听她的话。

三

尚志英从妻子跟前脱身出来，就去找他的政治委员。他们是老朋友了，这次抗美援朝又遇到一起，他特别高兴，两个人碰面，热烈地握住手。尚志英仔细地对方说：“政委，你胖了。”

翟子毅摸了摸自己的脸：“不怕，马上就会瘦下去，我不大喜欢胖。”他们两个都会意地笑了。尚志英说：“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？”

翟子毅笑了，向妻子示意：“就为这才生我的气呢！”

屋子里一切都翻乱了，好像是要搬家的样子，书橱打开，书零乱地丢着。政委要收拾一个书箱，准备着随时要看的東西。妻子杨玉媛在给他整理行李。衣服、包裹、鞋子也乱丢在地上。用纸包好了一双没有擦油的皮鞋。政委是不喜欢把鞋擦亮的，所以他的鞋都像穿旧了的。一个绿色的提包边放着毛巾、肥皂盒，大概正犹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放进去。杨玉媛噘着嘴，唠叨着，抱怨他回来得太晚了。刚到家才十分钟。

翟子毅是刚从首都北京赶回来，一接到部队的通知，匆忙地收拾了行李，带着一个小提箱往车站走。

首都街上拥挤、热闹，灯火辉煌，车如流水。这一点特别使翟子毅满意，他从来不愿意看到由于什么重大事件，而使人们慌乱失措的样子，希望和平生活照常进行下去，人们到东安市场去玩，到剧院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到故宫去看展览……或者一对对的青年

男女在天安门前散步、谈情，镇静就是一种力量。突然对面撞来一个大个子，伸出手来。翟子毅也赶紧伸出手，迎上去握着，互相问了一些简单的情况，那人走了。翟子毅半天才想起那人是炮兵营长尹庆锡。想追上，他已经走远了，看样子也是急着有什么事。翟子毅把手提箱换到右手，看了看表，一看来得及赶上火车，用不着那样急了，定了定神，放慢了脚步，要留神地多看几眼，当去朝鲜作战的前夕，能在首都街上走一趟，看一看亲爱的、景仰的都城，看看那雄伟高大的天安门，庄严而肃穆的建筑，那“五一”和“十一”毛主席站立的地方和鲜明的国徽，翟子毅站住，肃然起敬，好像看到了父亲一样。首都！党中央、毛主席所在地，六亿人口命运的主宰！首都啊！多少人都盼望着能见你一面，听你一句话，只要你说一个字，人们就会赴汤蹈火。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，想到你就感到信心百倍。在残酷的战斗里，想到你就有了力量啊！翟子毅的心情好久地激动着，一直坐到火车上，车开出城，奔驰在郊外，他依然在望着渐渐远了的京城，心里说：“就这样离开了吗？在这里待了两个月……”他后悔没有好好地看一看。人们常是这样：即使是仔细的看过，当离开的时候，仍然是觉得难分难舍呀！

在车上，翟子毅没找到位置，里面人都坐满了，他就在门口立着，不知怎么的，一想到战争，一想到离开祖国，一切都是亲切的了，站在门口也是好的。

列车服务员几次地来打扰他。擦地板时要他倒换地方。用北京话问他：“您没有座位吗？”翟子毅并不厌烦，从这个门换到那个门口，又立在玻璃窗前。这地方可以看一看奔驰在身边的祖国原野，而且一到站，他就可以第一个提着箱子走下来，一直地走回家去。妻子一定在心急地等他。而他也急着想见到她。

一个年轻的军人，黑黑的脸，有些驼背，站在他跟前立正。

“政委，你好！”

翟子毅这时才认出来，是他们临时编成的志愿军的一个指导

员，冉春华。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回了一趟家。”

翟子毅和他握手，问道：“家里都好吗？”

“都好。”冉春华带着羞涩回答。

“你来得正好。”

火车停了，冉春华敬礼，下车回连队去了。

翟子毅提了手提箱一直走向宿舍。这时才觉得时间真是不够用了，他还打算同妻子去玩一玩呢！现在来不及了。他只得笑着安慰她：“这没关系，我们的日子长着呢！”他谁也不怨，一直笑着向妻子解释。

政治委员停下来陪着尚志英坐着。问道：“王淑琴哭了吗？”尚志英点点头。政委说：“人之常情。如果把女同志组织起来去打美国鬼子，她们都是非常勇敢的战士。你不要看她们对丈夫对孩子流泪，她们对敌人是恨入骨髓的。”杨玉媛笑了。

尚志英站起来说：“政委，我的意见你们应该亲热一番，我走了！”尚志英转身出去。

翟子毅送走客人之后，走到妻子跟前，低声地安慰她说：

“我特为你回来的。哪怕咱们只待一晚上呢！不要难过，好日子在后边呢！你不要想象那是战争，战争并不可怕，我们会打败美国人的，因为我们对和平幸福的生活充满了信心。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。”

翟子毅感到他不是属于他自己，而是属于祖国，属于人民，属于家人妻子，属于人们倾心注目的和平事业。

突然天空闪现出一团强烈的白光。

四

敌机投下一连串的照明弹，惨白的光团，悬在人们头顶。被黑暗包藏着的庞大而杂乱的东西——人、马、卡车、拥挤疾进的情景，一下子显露出来了。步兵行列散开来，向两侧田野跑去，向乱石和灌木丛，找寻隐蔽自己的地方。马惊了，御手用力勒住缰绳，但马一点也不听约束，瞪着惊慌的大眼，拖着车拼命地跑起来，撞着前面的人和车辆，车被掀在稻田里。一挺高射重机枪从车上翻下来，马脱了缰跑了；汽车有的开进树林里，有的陷进沟里。有一辆想开出去，结果马达不发动了，卡在路上，驾驶员跳出来跑向一边了。前面的几辆开走了，中间则拥挤起来，想冲出去，按喇叭，都无济于事。就在这十几秒钟的工夫，那“咝咝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有人喊了声“卧倒！”有人调换新的位置。成打的炸弹扔下来，几丈高的泥土冲天而起，喷出火光和黑烟。尔后的几秒钟，弹片和大块泥土、沙子，像暴雨似地落下来。敌人用机关枪扫射，一辆卡车着火，人、马，又在烟中奔跑、躲避，有的被炸死了。

尚志英一下子勒住缰绳。开始的一秒钟，他还不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将怎样发展下去，一秒钟以后他明白了。拼命地打马，用脚后跟磕马肚子。马伸着脖子，扬起尾巴，放开腿大跑起来。部队都停下来隐蔽，高射炮还在沉默着。尚志英骂道：“等死吗？”他又向前跑去。愤怒的面孔，被火光照得发亮。大声地叫道：“架起机枪给我打，把照明弹打掉。”他在那着火的汽车旁边勒住马。马跑得太快了，被他猛往回一勒，收不住身子，前冲的力量使他一

下子立了起来，尔后又兜了一个圈子。尚志英叫着：“来人！”他瞪着那熊熊的大火。

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斜挎着手枪，带着一排人从灌木丛里跑出来。尚志英一看，是自己的弟弟尚志林。想找他没有找见，此刻他出来了，他多高兴啊！但是他的脾气是厉害的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神色严厉地瞪着他的弟弟。

这一队人顿时动手，从林子里劈来树枝在火上抽打，有的用钢盔淘水，往火上泼。警卫员，一个年轻的战士，一手按住望远镜盒子，一手按住手枪把，远远地追上来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。

尚志英执拗地瞪他一眼说：“去，叫一营长王炳晨来！”

人们已在两侧矮树林里奔忙着，听到团长的喊叫，就着手架枪，向照明弹射击。那边的高射炮也开火了，大大小小的紫色光球在空中飞舞。一会儿两颗照明弹被打灭，一会儿又打落一颗。人们喝彩。

一营长王炳晨和警卫员顺着一条稻田的小路跑来，到处是炸弹溅起的泥块，一个弹坑切断了路，坑里还冒着烟和热气。

这时照明弹已经熄灭，汽车还在着火。刚才的战斗击落了一架敌机，着了火坠向山后去了。战士们高兴地谈着。尚志英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态度，向走近来的王炳晨问道：“你准备在这里待多长时间？”

王炳晨说：“飞机过去就走。”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。

尚志英对他这漠然的态度发火了，问道：“飞机过去？你把它看成是过路的，顺便照顾你一下是不是？几分钟以后再来第二批、第三批，你就准备在这里趴到天明吗？”

“一会儿就走了……”一知道有伤亡，王炳晨沉默了。

这一场轰炸，死伤、耽误行军，以及部队不立即进行对空射击等等，都使他气愤。尚志英盯着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的兵带的是枪还是烧火棍？就等敌人逍遥自在地把炸弹丢到我们头上？我